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泰戈尔 小说全译

CHINESE VERSION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短篇小说 II

冯秀倩 王志良 等译



华 文 出 版 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短篇小说)

II

冯秀倩 王志良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II, 短篇 /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冯秀倩 王志良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冯...③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印度 - 现代 IV.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859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97.125 印张 25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全套): 198.00 元

目 录

献 眼	(1)
外屋与内室	(20)
得 救 了	(24)
过 失	(28)
失 败	(32)
拜 堂 相 见	(36)
焦盖绍尔家的婚礼	(42)
难以避免的灾祸	(48)
女 邻 居	(51)
屈 辱	(55)
献上花环	(64)
报 应	(76)
教 师 先 生	(113)
秘密财宝	(140)
拉什摩妮的儿子	(156)
履 行 诺 言	(186)
哈尔达尔一家	(204)
海 蒙 蒂	(222)
女 信 徒	(234)
一个女人的信	(245)
兄 弟 痣	(258)

诀别之夜	(274)
陌生女人	(287)
女隐士	(299)
一 号	(310)
新郎与新娘	(324)
未经证实的故事	(340)
偏 见	(349)
薄 莱	(354)
艺 术 家	(358)
偷来的财宝	(363)
星 期 天	(371)
最后的故事	(392)
小 故 事	(411)
实 验 室	(437)
最后的奖赏	(471)
坏 名 声	(473)
进步的毁灭	(482)
穆斯林的故事	(492)

献 眼

黄志坤 译

我听说,如今许多孟加拉姑娘正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选择夫君。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天神给予我大力帮助。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湿婆大神许过很多愿,并经常顶礼膜拜。

我还不到八岁,就已经结婚了。不过,可能是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虽然有了丈夫,但仿佛与没有差不多。难近母^①夺去了我的双眼。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享受好好端详丈夫的幸福。

从小时候起,我就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未满十四岁,我就生了一个死胎。自己也几乎丧了命。然而命中注定要受苦受难的人,怎么会轻易死掉呢!要使灯火长明,是不能缺油的;否则一夜熬到天明,灯就会熄灭。

我虽然保住了性命活过来了,可是身体极端虚弱;再加上心灵的痛苦或别的什么原因,我的眼睛出了毛病,视力越来越差。

我的丈夫,当时正在研读医学。他对此不但不担心,反而认为是运用新的医学知识的一个极好机会。他亲自开始给我精心治疗。

那年,我哥哥正进行紧张的法学考试。有一天,他来看望我。见我这般情况,于是质问我丈夫:“你是怎么搞的,你会弄瞎库穆的两只眼睛的。你找一个好的医生治疗吧。”

“好的医生难道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我丈夫说,“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病例,谁都知道它的治疗药物。”

哥哥有些生气地说:“那么说,你与你们学院的教授们没有什么差别吗?”

“你是读法律的,你对医学懂得什么呢!”我丈夫反驳说,“你将来要娶亲成婚,得到一笔财产。如果发生争执要打官司,难道你会根据我的建议行事吗?”

我心中暗想,两国交战,草民遭殃。哥哥与丈夫发生争吵,我夹在中

^① 难近母,即杜尔伽女神,湿婆大神之妻。

间,两面受敌。我又一想,既然我已出嫁,兄长们就不必来干涉了。我的痛苦和幸福,我的疾病与健康,这一切都与丈夫息息相关。

那天,为了我这小小眼病的治疗,兄长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我的眼睛动不动就流眼泪,而且泪水流得越来越厉害。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哥哥,都不明白其真正原因。

趁我丈夫到学院去了不在家,下午,我哥哥带了一位医生来给我看病。医生检查过后,郑重其事地说:“眼病不轻,再不小心,可能会出大问题。”

医生还给我开了药方,兄长当时就派人去把药买来了。

大夫一走,我就对兄长说:“哥哥,我叩头请求你,对我的治疗,不要进行任何干预。”

从小时候起,我就非常怕我哥哥。使我感到十分震惊的是,今天我竟敢这样对他说话,驳了他的面子。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哥哥背着我丈夫,请人给我治病,是不明智之举,绝不会给我带来好处。

我觉得,哥哥对我如此固执的想法,也很惊讶。他沉默片刻后,对我说:“好吧,今后不再带医生来了。不过,这次开的药一定要按时服用。”

哥哥把药交给我,并讲了使用说明,而后快快不乐地走了。

丈夫从学院回来之前,我就把哥哥买的药和药棉全都小心谨慎地扔到院子里的水沟里去了。

我丈夫似乎与我哥哥打赌一样,对我的眼病的治疗更加倍努力了。开始频频地换药。一会儿蒙上眼睛,一会儿戴上眼镜,一会儿滴眼药水,一会儿搽眼药膏,甚至还要我服用腥味很浓的鱼肝油。

丈夫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就总是说:“好一点。”

我总是自欺欺人地抱有一种想法——或许真的好多了。当我泪水越来越多时,我就想,流泪可能是好的征候;当停止流泪时我就想,可能眼病快好了。

但是过了不久,眼睛变得疼痛难以忍受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头痛不断加剧,整天苦恼不堪。我发现,我丈夫似乎感到很难堪,这么多天后,他开始想找其他医生来看看。

于是我对他说:“为了不辜负我哥哥的一片好心,就请一次医生来看

看。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他为此还在生气呢,我也感到不好受。当然,你的医疗技术,比任何人都不逊色。”

丈夫说:“说得对!”

就在当天,请来了一位英国医生来给我看病。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我不明白,但那位大夫似乎对我丈夫进行了指责。丈夫低着头,什么也没回答,站在那里。

英国大夫走了之后,我握着丈夫的手说道:“你从哪里牵来这样一头粗野无礼的白色蠢驴。本国高明的医生有的是。他难道比你更了解我的眼疾吗?”

丈夫声音嘶哑地说:“眼睛必须动手术。”

我假装生气地说:“你早就认为要动手术的,只不过一直瞒着我罢了。你想到哪里去了?难道我还是小孩子,会害怕吗?”

丈夫的羞愧情绪烟消云散。他说:“听说眼睛要动手术而不害怕的英雄,在人间真是凤毛麟角。”

我开玩笑地说:“男人们的英雄本色只在女人面前显露。”

丈夫立即表情深沉严肃地说:“这话说得好!男人只有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我打消他一本正经的表情,说道:“在自信之中你们可与女人相比吗?胜利是属于我们女人的。”

这期间,我哥哥来过一次。我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哥哥,你那位医生开的药方,曾使我眼病明显好转。可是,有一天我错将吃的药涂到眼睛上了。结果,眼睛越来越坏。我丈夫说,现在不得不动手术了。”

兄长说:“我曾经想,有你丈夫在治疗。我何必生气管闲事,所以这么多天没有来看望你了。”

我告诉哥哥:“不,我一直悄悄地按那个大夫的方法治呢,我没有告诉我丈夫,我真怕他生气呢!”

女人呱呱坠地之后,就学会了撒谎本领。我既不想使兄长心中痛苦,也不愿降低丈夫威信。作为母亲,要哄怀里的孩子,使他开心;作为妻子,要哄孩子的爸爸,使他乐意——因而,女人需要耍些哄骗手腕。

这种哄骗的结果是——在我失明之前,我哥哥和我丈夫终于言归于好。

我兄长想：秘密治疗，才产生了这不幸后果。我丈夫想：要是当初听从兄长的劝告，也许就好了。两颗不屈不挠的心，都在暗自忏悔，而且彼此靠得更近了。丈夫开始听取兄长的意见，兄长也谦恭地在各方面支持丈夫事务。

后来，一个英国大夫，根据他们两人的意见，给我的左眼做了手术。虚弱的眼睛不堪忍受如此巨大打击，原来还有微弱的视力也突然消失了。这之后，剩下的右眼也一天不如一天，也渐渐失明了。童年时在结婚拜堂相见的日子里那浑身散发檀香味年轻英俊的形象，第一次在我面前永远地遮上一道帷幕。

一天，丈夫来到我的床边，说道：“我在你面前再也不能装腔作势说假话。你的一双眼睛是我治坏的。”

我感觉到，他的嗓眼里也充满了泪水。我双手握着他的右手说：“干得很好！你得到了自己的东西。你想想看，要是什么别的医生把我眼睛治坏了，我能从中获得什么慰藉呢！如果真是命中注定，谁也治不好我的眼睛，当我是经你的治疗后才双眼失明的，我只是感到一种幸福。当敬奉神明缺少鲜花时，罗摩把自己的双目挖出来献给天神。我也对我的眼睛——把我观看明月光辉、观看朝阳曙光、观看苍天蔚蓝、观看大地葱绿的眼睛，献给了我的神明了。当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时，你就告诉我吧！那我也就借助于你的眼光领略另外一份愉悦。”

有一些话我是无法开口说出来的，尽管我对这一切已朝朝暮暮思考了许多日子。有时候当我感到悲观失望，情绪暗然，为不幸蒙骗而痛苦时，我就对自己的心讲述这所有的话——依靠平静，依靠虔诚，超越自己的痛苦，努力使自己升华。当把这番话说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心绪平静了，也使丈夫理解到这一点。

“库穆，由于我的愚蠢固执，我毁了你的一双眼睛。我虽不能使你重见光明，但我会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尽可能帮你，消除因双目失明而带来的不便。”我丈夫对我说道。

“尽说些不切实际的废话。”我说道，“你要把你的家庭变成一座盲人医院，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你理所当然地应该再娶。”

在我打算详细阐述为什么必须再娶之前，我的嗓眼里仿佛堵住了。我咳了一声，镇定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正要时说……

我丈夫急促大声地说：“我愚蠢，我傲慢，尽管如此，但我不是伪君子！我亲手使你失去了光明，最终又以此作为理由来抛弃你。如果我另寻新欢，我可以对克里什纳天神起誓：要是那样做，我将成为谋杀梵天、谋杀父亲十恶不赦的大罪犯。”

我阻止他，不许他起如此慎重可怕的誓言。不过，我当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眼泪仿佛堵住了嗓子眼儿和心胸，双眼的泪水如泉水似地涌流出来，一时间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对我说的话使我感到无限幸福，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大哭起来。我是一个瞎子，但他却不愿抛弃我仍然爱我，把我这不幸的人牢牢记在心上。我没有奢望过这种幸运，不过心灵是自私的。

在一拨泪雨洒过之后，我把他的脸搂在怀里，说：“为什么要起这么可怕的誓言呢？我要你再娶并不是要你寻欢作乐。我是想要她干我失明前能干的事。”

丈夫说：“那些事女仆就可以做的。你以为为了做事方便，我就会找个女仆结婚，让她与你——我的女神，共享宝座吗！”

当他说到“女神”时，丈夫在我额头上温柔地吻了一下。这一吻，仿佛打开了我的第三只眼。就在那一刻，我似乎真的登上了“女神”的宝座。

我在心里反复盘算：这也好，因祸得福。我成了瞎子，不能再作凡夫俗子之妻。现在我已成为超脱尘世的女神，我祝愿丈夫幸福。这不是虚幻，这不是欺骗，一个家庭主妇所有的卑微低贱和猥琐狡诈，我全都抛弃了。

那一整天，自己内心发生了强烈冲突。丈夫起了那么严重的誓约，丈夫无论如何不能再结婚了，这使我内心极为高兴，但又似乎被蛇咬了一口。怎么也不能摆脱它。原先的我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女神。

新的女神说：“也许这样的一天会到来，当你丈夫认为结婚比保持誓约更幸福。”

但我内心原来的那女人则说：“就那样吧，他已起了那样的誓约，他不能再结婚了。”

女神又说：“要是那样，这里面，也并没有你高兴的任何道理啊。”

那女人说：“我一切都很清楚，他既然起了誓，那就……”

那女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话。女神当时只好默不作声，紧皱眉头。我的整个内心已被这可怕的疑虑黑暗所重重包围。

感到有些悔恨的丈夫不让任何男女仆人来服侍我，而是自己为我做一切事情。事无巨细，全都由丈夫来做，起先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总能得到他的陪伴。由于眼睛瞎了，总想他在身边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过去只有我眼睛享受见到我丈夫的幸福，现在其他感觉器官，都竭力来分享它，并想扩大分享的部分。现在我丈夫的心思大部分时间花在外面的工作上。他不在我身边我似乎感到很失落，仿佛失掉了一切。

以前，丈夫到学校去回来迟一点，我就从窗户眺望他归来的道路。我通过我的眼睛把他活动的世界与自己紧密联系起来。如今，我丧失了视觉，我只好努力用整个身体去寻找他。连接他那世界与我的世界之间的主要桥梁已经倒塌。现在在他与我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黑暗鸿沟。目前，我真是束手无策，只好痛苦地坐着等待，等待他从他的彼岸，自己来到我的此岸。由于这样，现在当他哪怕片刻离开我，我就会用盲目的身体猛扑过去想抓住他，嚎叫着，哭泣着。

然而，如此强烈的愿望，如此的依赖，并不是好事。本来，压在丈夫身上妻子的负担就够沉重的了。我不能再把我失明的重负压在他身上。我要自己承担起我这广袤的黑暗世界。我以全部身心发誓——我将不以这无穷的黑暗，把丈夫与我连接起来。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只通过听觉、嗅觉和触觉，学会了去做日常的所有家务。甚至比过去更多更好地完成这一切。现在我深深感到，视觉虽然是帮助了我的工作，但与此相比又常常更多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看到应看的当然是好事，但有时是看得过多了一些。而且，当眼睛真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耳朵就有些变懒了，它不去听它应该去听的东西。现在没有不安分的眼睛了，我其他所有的器官都能平静、圆满地各司其职，恪尽职守。

现在我不让我丈夫为我做任何事情了，而且我又像以前一样开始干一切家务。

丈夫对我说：“你剥夺了我的忏悔机会。”

我则说：“我不知道，你的忏悔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为什么要增加自己的罪过呢？”

可以这样说,当我解放了他,他就可以自由地呼吸。坚守终生为自己的瞎眼妻子服务的誓约,这不是男人的职责。

我丈夫医学院毕业后,带着我在城郊小镇上行医。

我来到农村,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八岁的时候,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这十年期间,生我养我的故乡,在我心中像影子一样模糊不清了。当我眼睛还好的时候,加尔各答四周喧嚣忙碌的生活,淹没了我对往昔的回忆。失明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加尔各答只是一个迷惑我眼睛的城市,它不能满足我心灵的要求。眼睛刚一失明,那童年时期的农村景象,又如白天终结黄昏来临的闪烁星空,熠熠生辉。

在阿格拉哈扬月^①月底,我们来到哈辛普尔。这是一处我不熟悉的地方,四周是什么样子,我不了解。但童年时候那种芳香和感觉,使我浑身激动不已。从新翻耕的田野传来浸透朝露的泥土气息,从金黄色豆类和芥末田里飘来弥漫天空温柔甜蜜的芳香,还有悠扬悦耳的牧歌,以及牛车行驶在土路上的嘎吱声,这些都使我非常兴奋。自己原先生活的回忆,用无法描述的声音和香味像现实一样包围着我,眼睛失明也是无法抗拒这一切的。我又仿佛返回到了童年。只是母亲再也不能与我在一起了。

我心中好像又看到了外婆那稀疏的白发,她背晒太阳,在院子里捣碎扁豆。但听不到她用柔和颤抖的声音低吟本乡和尚博琼达斯的宗教歌曲。新谷进仓的喜庆节日,在冷季霜天中生机勃勃,活跃起来。不过,在碾米房里,再也见不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了!

黄昏时,不远处传来牛的哞哞叫声,心中立即回忆起妈妈傍晚点着灯去牛栏屋巡看的情景。与此同时,仿佛又闻到了潮湿的青草味和干草的烟熏香味,并且听到了池塘岸边比代隆卡尔神庙的钟声。仿佛不知是谁,从我八年童年生活中筛去了多余的东西,仅仅在我周围留下了它的情趣和香味。

与此同时,我还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海誓山盟,清晨采摘鲜花去敬湿婆大神的情景。不得不承认,加尔各答人声嘈杂奔波往来的喧闹,使人的理智也变了样,宗教虔诚的信仰也不再是纯洁和毫无瑕疵的。

我记得,我失明后,有一天乡下我一邻居女友来加尔各答看我时,对

① 阿格拉哈扬月是印历和孟历的一个月份,相当于公历11月中至12月中旬。

我说：“库穆，你不生气吗？要是我，绝不会给这样的丈夫赏脸。”

我告诉她：“姐妹，事实上，我已经瞎了，看不见脸了。应该生眼睛的气，为什么要生丈夫的气呢！”

丈夫没有及时请医生给我看病，女友拉博诺自然要求生丈夫的气，并尽使我发脾气。

我向她解释说：世上总是有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缺点，有自觉和不自觉的错误，痛苦与幸福一类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如果心里能一直保持虔诚心态，那么在痛苦中也能保持一些平静。否则，只会是愤怒生气、猜忌嫉妒，在相互对骂之中过日子。我已经成了瞎子，够痛苦的了。何必去仇视丈夫，再增加新的痛苦的重负呢？

拉博诺从像我这样女人嘴里听到如此守旧的言辞，很生气，蔑视地摇了摇头就愤然离去了。

拉博诺的话中尽管有刺，但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她的话在我心中引发了火苗，我及时用脚将其踩灭了，但仍然留了几个火星，所以我说过，在加尔各答，有许多争吵，有许多故事。在那里，理智眼看着过早地衰退。

我一来到乡村，在敬仰湿婆希乌利花香之中，我心中所有的希望和信赖，如童年时代一样倍觉新鲜和光彩。由于天神的保佑，我的心灵和我的家庭都变得很充实。我低着头趴在地上，说道：“啊，天神，我的眼睛没有了，但你与我同在。”

唉，说错了。“你与我同在”这样的话太放肆无礼了。我只有说“我伴随着你”的权利。啊，我的神明总会有一天让我说这种话。即使什么也没有了，但我也应该活下去。在谁的头上，我都不施加压力。只在自己的头上保持压力。

这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幸福，丈夫的医术声望与日俱增。手头上也积存了一些钱。

可是，钱这东西，有时候也并不好。往往因为金钱，心灵受到压抑。当心灵占统治地位时，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但是当金钱承担收集幸福的重担时，心灵就再也无事可干了。以前被心灵幸福占领的地方，后由物质所侵占。那时候，只有物质取代了幸福。

我不能列出某些特别的话语和特别的事件。但盲人有敏锐的感觉能力或因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能清楚地知道：随着家境富裕，我丈夫也

在变化。

年轻的时候,我丈夫对是非曲直、善恶凶吉的判断,还是比较明智的。可是,现在这种判断能力却一天天越来越模糊。我记得,有一天他曾对我说过:“我学习医学,不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还考虑通过它来尽可能多为广大穷人服务。”

当时他谈到那样一班医生——眼看穷人就要死亡因不能预付定金就不肯出诊的医生,是极为鄙视的,甚至气得都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很明了,如今已不是当初了。

有一次,一个穷苦女人为了挽救自己独生儿子,跪下抱住他的脚哀求,他竟不屑一顾。后来,我一再恳求他去诊治一下。可是他却心不在焉,敷衍诊断一下了事。

当我们钱少时,我知道,我丈夫是极端仇视非法牟取暴利的。可是,当他在银行里存了许多钱之后,现在却与一富豪的代理人来往密切,两人多次进行秘密交谈,至于谈些什么,我就无从知晓了。不过那个人一离去丈夫就走到我身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时,我通过内心的感触已经知道,他如今已被玷污了。

我失明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丈夫的形象,现在在哪里呢?那个曾吻过我失明双眼的、并把我扶上女神宝座的丈夫,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一天,被某种激情狂风突然吹倒的人,还可以在心灵的另一种感情帮助下站起来。但是,一个原来逐渐成长为身体健壮的人,由于外表的不断扩大而慢慢挤压心脏的人,要把他医治好就困难得多,甚至是毫无办法。

我与丈夫之间眼睁睁看到出现了分歧,这分歧绝不是无关紧要。我在意识到我与丈夫并不总在同一地方,因而心灵似乎在激烈地喘息。我是一个瞎子,我带着我青春年华崭新的爱、无限的虔诚、坚定不移的信念,默默坐在家里失却光明的内心的门槛上——在生活开始时,我用姑娘一双稚嫩的手捧着一把朝露至今未干的舍法利鲜花,献给我的神明。而我的丈夫却离开绿树成荫永鲜清新的家乡,为挣钱而四处奔波,甚至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我的信仰,我所遵循的道德标准,我所认为比享受财富还要幸福的东西,丈夫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嘲讽。

然而,有段时期我们并没有这种分歧,在两小无猜的青春年华,我们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起步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分歧;他不知道,

我也不知晓。最终,直到今天,我在呼喊他,可是却得不到他的回应。

有时候我也在想,可能由于我失明的缘故,把区区小事,看得过于严重,要是我能看得见,也许世界依然如以前一样,还是完美无缺的。

有一天,我丈夫也是这样对我解释的。那天早上,有一个年迈的穆斯林老汉来找我丈夫去治他孙女的霍乱。我听到他是这样说的:“孩子,我是一个穷人。愿真主保佑你。”

我丈夫却说:“真主保不保佑,对我并不重要。我想先听听你的打算。”

我一听到这些话,当时心里想:“神明啊,你使我变成了瞎子,但是,为什么不使我也变成聋子呢?”

老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了声“唉,真主!”就告辞走了。

当时我叫女仆把老汉叫到内室后门处。我对他说:“大伯,我来支付你孙女看病费用。求你祝愿我丈夫万事如意。你就去另请其他医生吧!”

那天,我整天胃口不好,食欲不振。午睡起来后,丈夫问我:“我看你闷闷不乐,为什么呢?”

我像往常习惯地那样回答他:“没有,没有什么事的。”

但过了一会儿,我不好再掩盖自己心情,于是开诚布公地对丈夫说:“我心里想,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是一到开口,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对你说心里话。然而,你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我们两人共同开始生活和睦相处,可是如今却出现了分歧。”

丈夫笑着说:“变化乃是世界的规律嘛!”

“金银财宝,青春容颜,所有一切都在变化。然而,难道就没有永恒的东西吗?”我说道。

当时,他严肃地说:“你看,其他的女人正在为实际上的贫穷匮乏而痛苦哩。哪一个女人的丈夫不挣钱?哪一个女人的丈夫不钟情呢?你呀,是凭空自找苦吃。”

当时我完全明白,失明使我眼睛抹上了黑灰,我完全置身于变化的世界之外,我确实不像其他女人了,连丈夫也不理解我。

在这期间,我丈夫的一位姑妈从乡下来打听他侄子的消息。我们两人向她致敬之后,她劈头盖脑就说:“媳妇,听说你命运不济已双目失明,我们的奥比纳什怎么能依靠瞎眼老婆来操持家务呢?你应该让他再娶一

个妻子。”

丈夫开玩笑地说：“姑妈，那很好，你们就打听打听，做做媒吧！”

要是那样，一切就很清楚了。不过丈夫含糊其辞地说：“咳，姑姑，你在说些什么呀。”

姑妈则回答说：“为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好吧，媳妇，你自己说来看。”

我笑着说：“姑妈，你最好与那当事人直接商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姑妈又说：“好，这样说得对，我以后再单独与你商量，奥比纳什，你说呢？媳妇，我还想告诉你，高贵家庭妻妾愈多，丈夫的荣耀也就越多。我们的孩子即使不行医结婚，难道会操心没饭吃吗？病人来找医生，可能到死也不出诊。不过，造物主身旁的高贵妻子是不会死的，而且只要她活着，她的丈夫就会更加富有。”

过了两天，我丈夫当着我的面询问姑妈：“姑妈，你能找到清白人家的女人，像亲人一样地照顾我的媳妇吗？她眼睛失明了，要是总有什么女友陪着她，我也就放心了。”

要是我刚刚瞎了眼睛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我会立即自杀的。现在我虽失明，做家务等并不感到有什么不便。不过听了丈夫的话之后，我没有表示反对而是保持沉默。

姑妈说：“这样的人怎么会少呢！我家大哥就有这样一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如吉祥天女一般的漂亮。而且已到了及笄的年龄，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新郎呢。要是能找到像你这样高贵的人，现在就可以结婚的。”

丈夫装着不安地说：“谁说结婚？”

“我的妈呀！要是不结婚，哪个清白家庭的姑娘会到你家里来呢！”姑妈说道。

这话很有道理。丈夫没有什么好反驳的。

我独自站在双目失明的黑暗之中，面向苍天开始大声呼喊：“神明啊！保佑我的丈夫吧！”

那之后，过了好几天。一天早晨我做完祈祷之后正往外走时姑妈对我说：“媳妇，我曾提到我丈夫哥哥的女儿，她叫海曼吉妮。她现在已从家里到这儿来了。海曼，这是你的姐姐，快向她敬礼。”

这时候,我丈夫突然进来了,似乎见到一个陌生女人,正打算退出去。姑妈说:“奥比纳什,到哪里去?”

丈夫问道:“这是谁?”

“这姑娘是我兄长的女儿,她叫海曼吉妮。”姑妈说。

随后我丈夫就表示出不必要的惊讶,并问她是什么时候来的?谁领她来的?路上有什么见闻等等。

我在心里暗自说道:“所发生的一切,我早就全都预料到了,可是何必搞这套骗人把戏呢?这完全是偷鸡摸狗、遮遮掩掩、一套谎言!这套违背道德的做法只是想使自己平静,可是为什么要对我玩弄虚假的这一套呢?为什么用这样的荒谬行动来蒙骗我呢?”

我拉着海曼吉妮的手领她进了我的卧室。我用手轻轻抚摩她的身体和脸庞。脸面长得很漂亮,年龄大概不小于十四五岁。

姑娘突然发出甜蜜爽朗的笑声,并说:“你这是干什么呢?难道要赶我灵魂出窍?”

她那无拘无束、天真无邪的笑声深深地感染了我,顷刻间驱除了我心灵上的一片乌云。我用右手搂住她的脖子说:“好妹妹,我想看看你。”

说完后,我又用手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脸蛋。

“看看我?”说完后,她又爽快地笑了,“我难道是你们菜园里长的豆角和茄子,用手摸摸到底有多大?”

当时,我突然想到,海曼吉妮并不知道我已双目失明。于是,我对她说:“妹妹,我是一个瞎子。”

海曼吉妮听我说完后,惊愕了一阵;表情严肃,默不作声。我非常清楚,她当时正在用她那惊奇年轻的大眼睛看着我那失明的眼睛和认真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随后她说:“喔!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叫婶婶到这里来的?”

我告诉她说:“不,我没有叫她来。是你婶婶自己到这里来的。”

姑娘又一次爽朗地笑了起来。“那真值得同情,要是这样,这位同情者——我婶婶,要很快赶她走就非常困难了。不过,我真不明白,我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这里来呢?”

这时候,姑妈进房里来了。在这之前,她与我丈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姑妈刚一进房里,海曼吉妮就对她说:“婶婶,我们什么时候回家?”